

母亲的国防情

一年一度的征兵活动拉开了序幕。作为一名转业多年的老兵，此时此刻便想起母亲的国防情。

我家姊妹四个，兄弟三人的乳名中都带有“兵”字，这也许就是母亲将来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军的一种国防情结。事实证明，母亲既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哥哥已到参军入伍的年龄。母亲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哥哥报名参军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家家都很穷，尤其是兄弟姐妹多的家庭负担更重一些。大队支部书记为了照顾这部分家庭，多是让这些家庭的孩子去当兵，一方面减轻其家庭负担，一方面将来好找对象。

然而，哥哥体检未能通过，没能当上兵，至今还后悔不已，母亲也为此事而遗憾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高中毕业的我也到了参军的年龄，经过层层把关、严格筛选，最终圆了母亲让孩子从军的梦想，当然也圆了我自己的当兵梦。就这样，我在部队一干就是十六年，其间发表新闻作品近千篇，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三次，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士兵。

后来，为圆哥哥的从军梦，在母亲的建议下，哥哥的孩子——我的大侄子也从了军，去年还荣立一次三等功。

为圆弟弟的从军梦，在母亲的提议下，弟弟的孩子——我的二侄子同样也参了军，去年被评为优秀士兵。

因此，村里人常夸奖，你们家可真是“士兵之家”呀！

每每听到这话，母亲都是一脸的笑容。她说，过去想让儿子们当兵，却因受多种条件限制，未能都去，现在，只好让孙儿们再圆我的这个梦想。

前不久，母亲来我家时还建议我把孩子送到部队。现在儿子正在读高中，他本人也有从军的梦想。作为一名老兵，我当然也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部队接受锻炼与洗礼。

这就是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对国防却有一片真情的伟大母亲！

(张然 淮阳县检察院)

感悟人生的美

年少时的我们，是那么天真，淘气，还带着稚气未脱的可爱，而感悟，使我们能早些懂得长大后的艰辛。

再长大一些，或许我们会褪去稚嫩，渐渐成长，说话语气不再那么幼稚，变化成让人难以琢磨的样子。花开花落，此时的我们正如百花盛开。百花齐放的时刻，我们会对以后的成熟带着一丝渴望。带着我们的好奇，我们再一次感悟到人生的种种不同，人生的种种美。

青春的年华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，但你可曾想过父母在此时又怀着何种情绪在陪你度过不长的青春。在你度过你人生的美好时刻时，我只愿你多些感悟，多些对父母的感恩。父母是那么无私，那么爱你，可是你却想把父母留在你过往的足迹里，不愿父母把你困住。

对于母亲，我的感悟与他人也许不同。母亲这个名词带给我的不光是温暖，还有满满的爱，不光是母亲对于我，也还有爱我的人对我的爱。母亲的爱是甜的、香的，是我们一生所不能缺少的。我爱秋天的果实，正如母亲爱我这个果实一样。我的到来，使母亲褪去了青涩，有了一种成人的美，一种让所有人难以想象的美。母亲像那清凉的露珠一样，一直滋润着我们。

感悟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美，让我们相信，人生除了平凡，还有一种别样的风采；感悟，使我们褪去稚气的美，带给我们一种成熟的美。

感悟，使我们体会到不同的美。

(朱菊 周口文昌中学)

忆童年端午

“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，香满堂。吃粽子，撒白糖。赛龙舟，戴香囊。过端午，喜洋洋”，童年时唱的民歌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如今，粽叶在市场上少见了，香艾芳踪难觅了，走村串户吆喝“包香包雄黄”的小商贩销声匿迹了，香囊无人戴了……

小时候，不到麦子黄，孩子们就盼望着端午节，每天都要问妈妈快到了吧。等到麦子开始泛黄，就会听到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的小商贩，扯开喉咙吆喝着“包香包雄黄”。村里小孩儿们闻声而动，纷纷拉扯着妈妈走出家门，把货郎包围了起来。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小货箱里各式各样的端午节用品，用鼻子使劲嗅着，说，好香好香。妈妈挑选着五彩线，包着香料和雄黄，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妈妈们把五根颜色不同的彩线轻轻地搓在一起，给孩子系在手腕和脚踝处，寓意只要戴上五彩线，就可避免灾难疾病。

接着妈妈忙着找出平时积攒的各色花布，拿出针线剪刀，开始做各式各样的香布袋。做香布袋，是村里妈妈间一次对心灵手巧的比赛。谁家的妈妈能把香布袋做得又精巧又漂亮，孩子戴出去人见人爱，抢着要，是当妈妈的一件既高兴又光彩的事。因此，村里的妈妈们做香布袋都非常认真。

我妈妈是村里有名的手巧的人。她找出各种颜色的花布，剪成小动物样，或水果样，然后细细地缝。缝好后留个小口，把包

着香料的洁白棉花塞进去再缝上口，然后在香布袋下端缝上用各色毛线做成的漂亮缨子，再缀上一根稍长些的细线，一个小巧玲珑活灵活现的香布袋就做成了。我把香布袋系在上衣的纽扣上，像劳模戴上大红花一样，一蹦三跳，出门找伙伴们，一为炫耀妈妈做的香布袋，二为抢别人的漂亮香布袋。

抢香布袋是村里的习俗。小孩戴的香布袋如果被人追着、扭着、跑着互相争抢，说明妈妈手巧，做的香布袋人人爱。妈妈跟在孩子后面，看到这情景就会笑着说，别跑啦，给他吧，我再给你做一个。如果孩子戴出去的香布袋没人抢，孩子的妈妈就很不光彩，自认为是村里的笨媳妇。

香布袋不单小孩儿们爱戴爱抢，大人们也爱戴爱抢。有时大人们在劳动间隙，男女之间也追着、跑着，互相争抢。那些日子，争抢香布袋的笑声，传遍了整个村落和丰收的田野。

端午节一般正赶在麦收的时候，但无论再忙，端午节的头天下午，家家都会泡上准备好的竹叶和苇叶，晚上一家人说说笑笑地围坐在一起，孩子们不肯睡觉，坐在一旁嘴流口水眼馋地看着大人们包粽子。

如今日子好了，包粽子、缝香囊已被世人逐渐淡忘，现在的孩子们像我童年时过端午节的那种快乐也消失不见了。

(赵景荣 商水县周商路新城广场)



若是父母在

天黄地绿，
小儿夜哭。
过往君子念三遍，
小儿睡到太阳出。
……

皖北的风俗，小儿夜哭可是个大事件，要请个阿婆，做个隆重的场，驱鬼辟邪。老人和小孩在这一天是不可以在家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把咒语贴到电线杆上，让路人多念几遍，祛晦气，再领几个娃娃回家，热闹热闹，朝气一点。

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，母亲总说：驴病不去马病来。不过总算是活到现在。那时候，外出打工还是个新鲜词儿，父亲也不常出去。父亲便用三轮车载着我，四处寻医问药，但总是治标不治本。母亲便请了个弄法的阿婆。父亲是向来不信的，但也只好顺从。

阿婆驼背，两臂粗壮而有力，面孔黝黑，沟壑纵横，眼睛陷得很深，头发稀疏泛白，门牙发黄，好不容易剩下几颗，看着也摇摇欲坠。她两个手背干裂得像枯了的槐树皮，看着怪怕人。

正屋的墙壁上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纸，长案底下的八仙桌上，左右各放一个白蜡烛，香炉放在案子上。阿婆念念有词，舞刀弄枪。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着，父亲就在里屋躺着。天一黑，奶妈便带着我离开家，至

于是什么道理，我不懂。第二天，母亲带着我去后山还愿。不久，我的病就真的好了。想起这些，都是许久以前的事了。

我这一次回家，母亲欢喜得不得了。我背着单反相机，戴着眼镜，俨然一副城里人的样儿。我在母亲干活的作坊里找到了她。我明白，我的根在这里。

这几日，我忙着拍照写生，并未顾得上母亲。晚上，我在整理照片，母亲坐过来，摸着相机，让我帮她拍几张。我随口答应，却并未动手，也许真是忙的吧，竟把母亲的话丢在了脑后。

离家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已经睡了，又想起母亲的话。我匆匆穿上衣服，敲开母亲的门。母亲迟缓地坐了起来，又蹑手蹑脚地去找了新衣服，说拍着好看。我耐心地等着。拍完，母亲不住地说，拍得好看。

一瞬间，我觉得母亲老了，甚至有点像个老小孩，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我生气。她眼角的皱纹日日多了，青丝变白发，苦了一代人，成了多少事。有时我就想，人的一辈子分为两半，小孩一半，老小孩一半。一半养着子女，一半养着老人。

世之旅途多坎坷。若是父母在，不如早回家。我坐在开往学校的车上，眼睛有点湿润，仍想着昨晚的事。思绪越来越长，车也离家越来越远了。

(王报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)

一路芬芳

放学骑车回家，俯身看后带已没有气了，正无奈推着走，后边一位大娘叫住我说，这儿有气筒。说着，取来一个一拃来长的浅绿色气筒。见旁边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上面有扫把、铁锹，我才知道大娘是个环卫工。以后每走到这个路段，我就下意识地瞅瞅。
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不见大娘，但见一老汉坐在马扎上入神地看书，金色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在老人的书上、脸上，一切显得宁静而安详。他那平静的神态，俨然端坐在自家书房一般。我好奇地搭讪，方知这是大娘的老伴。他说老伴这几天病了，自己在家照料好老伴后，赶紧过来替她打扫卫生，这一会儿没事，就看一会儿书。他说，我不识多少字，没文化，得向您当老师的学习呀。我有些惭愧。

提起清洁工，人们想到的是脏、累、异味、衣裳破旧，人们每天心安理得享受街道的整洁，却很少关注打扫马路的默默无闻的人，更难将清洁工和读书联系在一块。

我常困惑于没有读书时间，零碎时间不是不屑，就是流于敷衍，很多时间交与了电子视听，很多心情臣服于繁琐事务，心再难得宁静。

书原本可以这么看！

想到这对平凡的夫妻，心便生出一份温馨和美好，平平淡淡，心怀善意，简单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如此安详和优雅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似乎闻到一阵芳香。

夜晚，我记下这件事，结尾写道：芬芳是花的优雅，恬静是夕阳的优雅，从容是生活的优雅，读书是人生的优雅。

(张明 西华第二实验中学)

樱桃熟了
杏子熟了

5月是樱桃、杏子上市的季节，老百姓将红艳艳的樱桃、黄澄澄的杏子摆在集市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董师傅家的樱桃树、杏子树也和人家的一样，结得密密麻麻，果子把枝条都压得似乎要折断，有几枝不得不用棍子顶着，不然的话就耷拉到地上了。

摘着熟了的樱桃、杏子，董师傅心里甜甜的。

董师傅是位退休铁路职工，南征北战了好几处地方，最后家乡有了铁路，就叶落归根，在岗时兢兢业业，年龄大了，享受国家政策光荣退休。

在铁路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，即便是退休了，心还时常牵挂公司的发展，因为他把公司视为自己的家。他忘不掉自己在经历人生最大悲痛老年丧子，闺女、爱人有病，重担压得他要趴下时，是公司这个大家庭没有忘记他这位退休职工，让他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。

如今，董师傅的儿子生意做得红火，孙子大学毕业也当了工作，孙女也考上了大学，老伴身体也硬朗了，每月的退休金对保障老两口的生活绰绰有余。业余时间董师傅经常拉拉二胡，生活悠闲自在。

他也习惯了常“回家”看看，有事没事到车站和同事聊聊。在他看来，也就是想通过聊天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聊出去，起个传帮带作用。

董师傅“回家”从不空手，花生熟了带点儿，玉米熟了带点儿，桃子熟了带点儿，这不，看着熟了的樱桃、杏子，他又想“回家”了。

这天，董师傅早早就提着一篮子樱桃、杏子回了家，刚好赶上交接班，两班伙计都在，看到董师傅满面春风而来，一个个离老远就打招呼。董师傅乐呵呵地来到伙计们面前，说，来来来，尝尝鲜，自家树上摘的，不稀罕，有空到家，管够。

这次到公司，董师傅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公司将开行去上海的列车，今后市民去上海可以坐火车了。董师傅喜上眉梢，说：怪不得今年家里果树挂果多，原来是要有大喜事了！

(王志祥 漯阜铁路公司项城站)